

自序

1995年的冬天，我生了场大病，突如其来的感冒，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医嘱必须静养。这期间，朋友送来了两本书：一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另一本但丁的《神曲》。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我随意地翻开了它们。谁知文学的病毒，就这样悄悄上了我的身，犹如一只不起眼的桃核。

多年来，我一直对文学心怀梦想。在紧张繁忙的八小时后，喜欢一个人蜗居在房里，与自己对话，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夜阑梦断，听见时钟的脚步精确地从枕边嘀嗒走过，不禁黯然心惊。夜色浓稠，看不清文学之光离我是越来越近，还是相反。

这本小说集实际上是对自己业余追求成果的一种小结，像牛郎拾粪。集子中收录的作品，都是得到编辑和读者们青睐的部分，有的居然帮我获得了荣誉。

《铁链枪》是我的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学生被老师赶出教室、逃学在外的坎坷历程。故事从寻找一只丢失的玩具手枪开始，少年历尽劫波，最终用生命换回了心爱之物。多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创作这篇小说的过程，那种酣畅淋漓的写作快感，至今难忘。然而十多年前的这次无心之作，竟使我阴差阳错地捧回了首届瀛湖文学奖的一等奖。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不由感慨万端，一面囿于流水落花，另一面却是因为文学的壮志未酬。

《僧兵》是我近期的作品。它不像读者看到的那样通俗和传奇，有一种对战争和历史思考的意味。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出家人，当告别师父下山的时候，红尘的绳索一下将他紧紧攫住。作为特定的主人公，无疑要经历世间凡夫经而未经的故事，家仇国恨像毛发断而不绝。与其相对的宫本是一个狂热的军人，天皇赋予了他灵魂，最后却又交给了宗教。从这个层面

来讲，宗教是否就能泯灭人类的仇恨与战火？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2014年度今古传奇优秀中篇小说奖。

《在路上》像一个水果拼盘，将六个小故事一一呈现给读者。其实，历史上很多人，对路有过精彩的表述，或者哲学的，或者艺术的，不一而足。我想说的不是精神层面的心路，而是雕刻在地球沟壑纵横之间的物质大道。应该承认，它们建设的过程是艰辛和不易的。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渡驴渡马即是佛。

集子中其他几部小说，也是在国家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危机》《砸墙》曾连续获得省市的文学奖；《林家染坊》《致富的童年》有对家族先贤祭奠的意味，这里不一一赘述。

佛讲，众生相。人生中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有多少一眼万年，又有多少对面千里？我不认识作品中的娘、小兰、霞和嫫，也不认识小丰叔叔、老表、棋抑或淳空，但这些年，他们却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有的居然从事着与我同样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不关我的事。他们好像对我的处事原则，嗤之以鼻。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个人真实生活的影子在他们的身上跳跃，似真似幻。他们的音容笑貌，已融进我的呼吸之中。出这本书时，我担惊受怕，心怀忐忑，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也不敢奢求，在市声如潮的世界里，读者对它有多高的评价。但我将自珍自爱，犹如母鸡护雏，因为它是我的孩子。

许多作家对于艺术的见解是一厢情愿的，这样往往会造成两种结果：或者在困境中悟道，或者继续摸索。有时候，问自己，除掉上班，你到底能干什么？一个声音回答：写。我懵懂半晌，最后点点头：这是对的。我固执地认为，只要努力，终有一天，别人会冲自己的后背指点：瞧，一个作家。这，是我的梦想。所以很多时候，我注定——在路上。

目 录

在路上	/1
林家染坊	/13
致富的童年	/70
砸墙	/96
危机	/123
铁链枪	/148
布谷鸟和金银花	/164
僧兵	/171



在路上

记得多年前大学毕业时，同学们要交换毕业纪念册，上面不仅有临别赠言，还要留下个人大名、星座、爱好，甚至血型 and 人生信条等。其他的都好对付，就是人生信条这一块儿，实在懵懂无知，没啥表的。最后干脆玩了个深沉，大笔一挥写道：在路上。谁知几年后，我真的从事了与路有关的工作。看来人生处处充满着蹊跷和玄机，不能马虎。你经常能够听到：大人小心、圣贤庸行之类的劝谕。圣贤都会那样，何况我等小民？下面，我讲几个与路相关的小故事，以飨读者。

表哥大路

我姑妈的孩子很多，共计七个，名字都很大气、响亮。大表哥叫大路，二表哥叫大桥，三表哥叫大水，小表哥叫大车，剩下的是闺女，姑父也不含糊，取名为大莺、大花、大霞。反正是大字辈，就一路大到底。

大路表哥一直弄不明白，父母为什么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莫非注定今生要与路有缘？有一次我陪他喝酒，表哥喝得有些高，红着脸冲我讲，世间的事情难说哩，坏事能变好事呐。我问为什么，他讲了小时候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红公鸡站在草垛上，抖擞羽毛，引吭高歌，歌！歌！歌！它叫头一遍，表哥就醒来了。

表哥醒来得比姑妈早，更比妹妹早，看妹妹胖乎乎的小脸还沉浸在睡梦中，表哥就一阵窃喜。他三两下穿好衣裤，跳下床去，想今天妈妈带自己去城里是一定的了。姑妈是在昨天吃晚饭的时候，当着表哥和妹妹宣布要去城里姨家的消息的。姑妈说，姨家地方窄，容不得人多，只能带一个。表哥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姑妈没说带谁去，但表哥知道妈妈带他去的希望太小了。妹妹的小脸上已经洋溢出幸福的红晕，埋头扒拉饭时，还

不时地向他得意地眨了眨眼。表哥有些坐不住了，在桌底狠狠踢了妹妹一脚。妹妹想喊，却又止住了，妹妹太高兴了，这时不想跟他闹。表哥说：“妈妈我想去。”姑妈笑着说：“这样吧，明天你们谁起床早谁去。”大家知道，表哥有睡懒觉的毛病，可现在，表哥起得比谁都早。

表哥站在院子里的一株梧桐树下解手，半个太阳从山那边露出来，空气中弥漫着一层透明的薄雾。两只红喙绿翅的鸟儿在梧桐树枝上跳来跳去，它们的小嘴里发出笛样的声音。一只七星瓢虫安静地卧在青翠的竹叶上，它抖动了一下翅膀，翅膀有好几层，外面的是褐色，里面的是碧绿色，再里面是粉红色，有点儿像城里的霓虹灯。表哥对着鸟和那只胖胖的七星瓢虫说：“知道吗，我要去城里了。”

大路表哥惦记着今天进城又可以游逛摆满了玩具、小人书的百货商场了，可以吃到用各种各样漂亮纸片包装起来的味道怪怪的糖果了，可以坐上高入云霄、快如狂风的过山车了。总之，城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诱人。表哥要去城里了！

小花猫蹑手蹑脚地爬到一棵茎干比较粗壮的蔷薇花下，心怀叵测地监视着那两只鸟儿，表哥有些讨厌它，拾起了一块石头，准确无误地掷向了那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喵！”花猫叫了一声，一瘸一拐地逃进树荫里。

“你在干什么？”背后传来姑妈的问话。

表哥慌忙转过身：“我起得早，妈妈。”

姑妈没有理表哥，转身进了屋。一会儿，表哥看见妈妈在认真地给妹妹梳洗了。妈妈将妹妹的头发辫起来，还给妹妹扎上了一只鲜艳的蝴蝶结。妹妹闪着大眼睛，抿着嘴乐。表哥心里急了，眼涩得难受，说：“妈妈，我也要去。”姑妈顿了顿，叹了口气说：“好吧！但你要安宁点儿。”姑妈让表哥洗了手脸，帮他穿上了新衣服，又把表哥拉进怀里，用梳子把他糟乱而倔强的头发一根根拢平了，还左看右看了一下，最后说，走吧。

表哥的心一下子飞了起来，他和妹妹高兴地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表哥注意到，妈妈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头发梳得齐整整的，脸像擦了些什么，粉粉的，煞是好看。表哥想，进城去就是不一样。

大路表哥的心已飞出了山外，向着手枪、小人书和过山车飞去。他仿

佛已经看到在半空中呼啦啦飞转的过山车了。有一次姨带表哥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过山车好高好快，像风一样，比荡秋千的感觉要好一万倍！坐在过山车上，表哥看见姨在笑，妈妈也在笑，妈妈笑起来和姨一样好看……表哥当时想，要是自己生在城里，该多好啊！

一想到过山车，大路表哥就管不住自己，他伸出双臂，闭上了眼睛，在坎坷的山路上飞跑了起来，好像自己正坐在过山车上，身边的事物都飞快地旋转着。

突然，脚下绊了一下，表哥一个筋斗跌下去。表哥想爬起来继续跑，但腿已经不能动了，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他想哭，又怕一哭就进不了城了。表哥就咬紧牙关坚持着，可疼痛毕竟无法抗拒，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样的汗珠，最后晕了过去。

醒来时，表哥发现自己伏在妈妈的背上，一只红翎蓝翅的百灵从他的头上飞过，在百灵飞过的上空有一片轻柔的乳白色的云朵，正向山外缓缓飘去。

表哥的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自那以后表哥的腿就落了小恙，走路老不大利落，总像是裤腰没有捋好一样。

长大后，表哥原想去城市里打工，但人家一看他的走姿就直摆脑壳，被弄得灰头土脸的。表哥后来发誓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一定要铲平门前的路！”话说得义愤填膺，似一挥手就能将天下的大道小路全捋平似的。他像前辈子与路有仇，整天扑在路上捣鼓。后来因为修路有功，竟被破格录用为养路工，经常穿个黄马甲在路边铲野草、填土坑或者拿个扫把刷刷地扫路面。由于工作上心，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大红奖状贴了一墙面。

表哥这时拍了拍有点儿残疾的腿问：“你说，人世间是路重要还是腿重要？”我一时有点儿蒙，答不上来。

表哥哧哧直笑：“路就是腿，腿就是路！”

表姐大莺

又是一场细细的春雨，杏村周围的杏林缀满了红黄鲜亮的杏子。表姐在杏林里愉快地劳动着，几只色彩纷呈的蝴蝶在她周围轻盈地飞来飞去，

表姐一边劳作，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远处传来一阵阵喧天的锣鼓声和乐队奏出的高亢的进行曲，是庆祝杏村通往县城的公路竣工了。表姐停下手中的活，怔怔地望着，如花的脸上突然就泛起了红晕，一位黑皮肤、戴眼镜的瘦高个儿青年的身影浮现在她眼前。表姐说：“杏子熟了，杏子已经熟了。”

表姐与施工员小周的结识是在去年的一次赶集途中，也是在杏子挂满树枝的季节。清晨，表姐挑着满满两篮杏子赶集。崎岖的山道蜿蜒起伏，挑着杏子的表姐像一只美丽的蜗牛缓缓地爬行。一只满身白毛的大肥猪坐在由两个壮汉抬着的木架子上，走在前面。大肥猪忽悠着两只耳朵，不时晃头晃脑冲表姐发出阴阳怪气的哼哼声。表姐觉得可笑，想这山沟里什么时候能改变这种“人做轿夫猪坐轿”的局面呀！

表姐挑着杏子终于翻过了横亘在家门口的那座大山，来到了河边。一群身着橘色背心的人正在河坡上嘈杂地忙碌着，他们把绘有红道道的标杆一会儿插在地上，一会儿又拔起来扛到肩上，有的还端着镶有小镜片的仪器。在他们走过的地方都栽下了标着数字的木桩。是不是要修路了？表姐心里一阵惊喜。

表姐把挑子慢慢地从肩上挪下来，准备看个究竟。刚把挑子放下，突然一只竹篮被山道上突兀的石块顶了一下，倾翻了，黄亮亮的杏子如珍珠一般沿山坡向下滚落，有几颗就一跳一跳到了手握测绘仪的那人的脚面上。那个青年放下仪器，笑呵呵地走了过来。表姐就在这里认识了施工技术员小周。

小周帮表姐捡拾完天女散花满地滚的杏子，重新支好竹篮后，摇着头叹息道：“可惜！可惜！”表姐捋了捋贴在耳际的一缕秀发含羞地笑道：“可惜什么呀？在我们杏村吃不了又运不出最后眼看着烂掉的杏子不知道有多少！”表姐说，“这全是没有公路给闹的！”表姐突然抬起美丽的大眼睛注视着小周问：“你们是要修公路吗？”小周抓起搭在脖颈上的毛巾擦了把额头上的汗说：“当然！不然我们这些穿黄马夹的到这儿来干吗？”表姐就把另一只竹篮中黄亮亮的杏子捧给小周，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小周有点儿不好意思，红着脸说：“谢什么，我们的工作嘛。”但表姐坚决

地请小周尝尝鲜，小周就认真地捡了一颗放在嘴边咬了一口，当即赞不绝口：“名不虚传！真名不虚传！杏村的杏和杏村的姑娘一样可人。”表姐就又偷偷地笑了。表姐记得小周说，等明年把路修到村里的时候，再专门来杏林里慢慢享受。表姐一直记着这句话。

山前的那条公路在推土机、挖掘机、开山炮的吼声中一寸寸、一截截地向杏村延伸。表姐每次赶集都要在工地上伫立许久，看挖掘机和推土机如何将小山包一下一下削平，看施工人员如何在工地上有条不紊地施工。细心的人会发现，表姐来工地并不完全是关注公路建设，表姐秋水似的眼睛在工地上四处逡寻，目光像透明的丝带，总缠绕在夹着图纸奔忙的小周的背影上。小周偶尔也会看见表姐，会朝表姐会心地一笑，那笑容就一下烙在表姐的心上。有时小周会大步走到表姐跟前和她大声打招呼，表姐这时却不知说什么好，涨红了脸扭身像小鹿一样跑开。表姐想，终有一天小周会知道她来干什么的。

表姐挥手赶了赶在面前翩翩起舞的蝴蝶，她说杏子熟了，路也修好了……

村姑表姐在一个早上，提着一篮盛得满满的杏子，来到公路施工队的驻地。篮里杏子个个红黄透亮，闪着晶莹的光泽，表姐提着篮子去敲门，但门都紧闭着。透过窗户一看，平房里空荡荡的，表姐的心也便跟着空落落的。一个胖老头从隔壁屋里走出来问：“你找谁？”

“小周。”表姐的声音像蚊子一样。

“走了。又有一条新路要修，他们去那里了。”老头说。

“那，还回来吗？”表姐的心湿漉漉的，泪水几乎要蒙住了眼睛。

“还会回来的……”胖老头冲着表姐跑远的背影喊，“你的杏子……杏子！”

一辆辆满载着杏村熟透了的杏子的卡车，从表姐身边飞快地驶过。有人在山坡上放声高歌：在那杏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

表姐的泪水哗地奔涌而出。

同学森达

森达的姓名有点儿怪，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今某个著名服饰的品牌。但

我敢断定那个满是胡茬子的农村汉子，给自己孩儿起名字的时候，那个品牌绝对还没有上市哩，那是多久远的事啊！

上学的时候我曾经问森达：“你为啥叫这个名字？”他说：“父母起的嘛，我没有啥办法。”我问：“你们姊妹几个？”他答：“三个。”我笑着问：“都叫什么？”他说：“老大森木，老二森林，还有我。”森达为人谦虚，自小学习好，是我们那里的高考状元。在我的老家，他和他的姓名一样，令人难以忘怀。

这已经是第99封信了，森达不知道自己再该写些什么。森达咬着笔杆，望着窗外黑绸一样的夜色痴痴地发呆：云能来吗？

森达和云是在大学期间相识的。学习公路桥梁专业的森达有一次参加了校园的文艺会演，他激情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桥·音乐》，森达深沉浑厚的男中音在明亮华丽的钢琴曲里产生了令人震撼的效果。最后，当森达抬头高吟“桥，飞落的彩虹；桥，凝固的音乐”时，观众席一片寂静，继而刮起一阵鼓掌与欢呼的旋风。一位头扎马尾辫的女孩儿就在这时从舞台一角的钢琴旁站了起来，袅袅地走到前台，轻牵住森达的手向观众致谢，她就是音乐系三年级的的高才生云。

云说她爱桥，爱音乐，就这样认识了森达。森达也就这样握住了校园之花云的手。森达和云的爱情像那冬季的雪花一样浪漫而丰盈。森达说：“云，我要给你造一流的桥，我要给你最美的音乐。”

公路桥梁专业的高才生森达毕业后，真的就选择了架桥铺路的行业，并很快被派到了一个偏僻的架桥工地。然而，心上人云并没有森达想象的那样高兴。

在分别的日子里，云总是怏怏不安地问：“你受得了吗，风餐露宿的你受得了吗？”森达优雅地捋一捋云的秀发笑道：“相信我吧，我会给你造世界上最美的桥，我会奉献给你最美的音乐的。”但云的眼里依旧流露出一种怀疑和猜忌的神色。森达没有顾及到云的心情，毅然投入到自己钟爱的事业中去。

森达来到了建桥工地，内心燃烧起勃勃的无法抗拒的工作热情，要建最美的桥。森达与同事们一起加班加点地干，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和节假

日，一心一意地扑在了工地上。眼看大桥一天天崛起，森达感到快乐极了。但他渐渐觉得与云之间好像发生了什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云的信息了，有几次他从火热的工地抽身去探望心上人都扑了空。云好像有意躲着自己，森达的心里空落落的。森达不断地给云写信，每一封信都向云不厌其烦地介绍这里的情况，表达对云的思念之情。森达说：“我要用一座宏伟的大桥，来表达对你爱的深度；我要用大桥竣工的锣鼓，来向你求婚。”森达已经写了98封信了，大桥很快就要竣工了，云怎么还不来呢？云怎么还不来呢？森达咬着笔杆想。

云能来吗？森达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周围一片寂静，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引擎声外，没人回答。云，云，我的音乐。森达扔下手中的笔，拿起了床头的吉他，手腕一抖，《致爱丽丝》的旋律便似水一样流了出来，沁满了森达的小屋，森达完全沉浸在心上人云美丽的笑容里。

吧嗒！吧嗒！有雨滴打在了窗前的桐树上，声音由小到大，后来豆大的雨珠就滚过屋檐敲打得屋瓦砰砰一片乱响。暴雨惊醒了依琴而眠的森达，森达忙跃身站了起来，他担心这样大的雨会给施工带来麻烦，于是拿起伞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大雨中。风很快就掀翻了森达的半自动布伞，雨线拧成绳拍打他的全身，但森达毫无惧色。森达喊：桥！桥！森达在暴风雨里跑着，终于到了桥下，他噤噤地跑上了为施工临时搭建的小木桥。有人就在这时向森达发出了警告：危险！危险！可一切都迟了，汹涌的河潮刹那便卷走了那座可怜的小桥……

夕阳如血，气势雄伟的大桥旁的红枫林在湿润的泥土中发出潮水似的喧响，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一座被菊花簇拥的墓碑前伫立着一位浑身散发着音乐气息的姑娘，姑娘的嘴里不断地嗫嚅着：“我来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准备好了婚礼服，正等着你的第99封信。”

老根儿光东

光东是我的老根儿，虽然仅仅比我大七天。母亲常对我讲，多亏光东，要不然，就没有你的小命了。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光东做了什么英雄高义的事情，主要是他和我同年同月生。母亲说，我出生时没有带下奶

水，整天哭号，一家人一筹莫展。这时邻居光东母亲奶水充足，雪中送炭过来帮我母亲解了围。于是光东的母亲便成了我的奶娘、干妈，光东顺理成章成了我的义兄。义兄光东，的确是个非常不错的青年，英俊、聪明、脑子活，和森达一样，人们每每提起来，都要扼腕叹息。

晨曦微露时分，地上覆着一层莹莹的薄雪。瑟缩的几个早行人看见一辆大型卡车，满载着货物，奔驰在刺骨的寒风中，卷起一路凛冽的雪末。

一条鲜艳的红色丝巾在驾驶室内迎风飞舞，夺目的红光映红了驾驶员光东俊美的脸。光东出门已很久了，正在往家赶。光东冲丝巾得意地眨了眨眼睛，脸上露出春天般的微笑，娴会喜欢的，娴一定会喜欢的。光东的眼前浮现出未婚妻娴温婉可人的形象。光东的心底燃烧起一股炽热的火焰，他把油门踩了一下，又踩了一下，心早已飞到心上人的身边。

太阳出来了，冬日稀薄的阳光软弱无力，路上的雪与夜霜依然未化。车道上车很少，偶尔见到的几个也像螫虫一样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它们与光东卡车的风驰电掣形成鲜明的对比。光东向他们投去轻蔑的一瞥，光东说：“软包，真是软包，这点儿雪就怕了，还怎么出来混！”要知道，光东是不怕的，光东在驾驶方面的大胆与娴熟路人皆知。光东从小就崇拜银幕英雄杨子荣，光东想杨子荣当年荡着雪橇就智取威虎山，这点儿雪怕什么？

光东开着车风一样从那些车旁一掠而过，不时探头向他们吹一个响亮的口哨。一个戴鸭舌帽、脖子上裹着围巾的胖子，摇开车窗对光东喊道：“不要命啦，你不要命啦！”但飞车英雄光东对此充耳不闻。光东说：“软包软包，你们全是软包！”

午后时刻，光东将车停在一个马路拐弯处，然后径直向一棵松树下走去。如果你常出远门，就会知道光东要干什么。光东抬头看看天，天空湛蓝而明净，棉絮般的云层若有若无。太阳升得很高很高了，但地上依然冷峭，不时有阴风往人脖领子里钻。他在树后一边畅快地小解，一边放声高歌：穿林海，跨雪原，我气冲霄汉。唱着唱着，突然肚子也跟着咕噜噜唱起来了。光东四下里望了望，一面偌大的“酒”字旗幡就在这时进入了飞车英雄光东的视线，他的嘴角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

光东的车很快就停在了那家小店的门前。据小店老板后来回忆，光东

起先并未叫酒，只是闷着头吃面前的一大碗阳春面。光东开始的确没有喝酒，光东在想娴说的话，娴用白嫩纤细的手指点着他的鼻子说：“记住了吗？不要喝酒，千万不要喝酒。”但光东最后显然违抗了娴的指令。光东说：“娴，你不能怪我，你知道英雄是离不开酒的，杨子荣离不开，我也离不开。”有人看到飞车英雄光东最后从小店出来时，面若鸡冠，气势如虹，有人还赞叹光东酒后驾车的技术依然是那么棒。

雪大约是在黄昏时飘起来的，先是一瓣两瓣，最后鹅毛般的大雪就落了下来，铺满了整个车道。许多车辆在路边停下来，安装防滑链或者干脆停驻路边等着雪霁。飞车英雄光东对此毫无察觉，他不时腾出一只手去抚摸那条色彩艳丽的丝巾，那是他花尽心思为娴挑选的。光东说：“快了，快了，就要回家了。娴一定会喜欢的，一定会喜欢的！”

光东把油门踩了一下，又踩了一下，明亮的雪光中剪出光东飞车狂奔的影像。光东的驾驶室内飘出亢奋激越的歌：穿林海，跨雪原，我气冲霄汉……

但悲剧在一瞬间发生了。有人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接着看到一辆大型运货卡车以飞快的速度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跌落进崖下的河滩上。

光东完了。在分析这起事故时，有人说，是雪天路滑，有人说，是酒后驾车，也有人说，是超限超载……

只有那条鲜艳的红色丝巾，无声地在洁白的雪地上静静地燃烧……

船工憨爷

憨爷在我的老家做了三十年的船夫。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都喜欢喊他憨爷。如果你要渡河，只要向着对岸那两间瓦屋喊一声憨爷，先是听到一声狗吠，接着便会看到勾着腰扛着橹笑呵呵的憨爷了。憨爷的船划得平稳、快捷而有节奏，唰！唰！像一列有轨的火车。其实，憨爷也算是吃官饭的，每月可以从镇上领取一点儿薪水。镇上那些吃白食的二流子结伴过河去鬼混或者打鸟的时候，总是不怀好意地拍拍憨爷凸起的后背叹息道：“憨爷工资不少哇，瞧！营养过剩了吧？”憨爷依旧呵呵地笑着，咯咯吱吱地摇着橹。

憨爷偶尔也喝点儿酒，在人流闲淡阳光明媚的午后。酒后的憨爷就爱唱两句：慢慢吃，慢慢喝，月白风清好过河，醉时携娇同归去。憨爷一辈子没有女人，但没有女人的憨爷却的确有过携娇同归的故事。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憨爷被阿黄的吠声惊醒。憨爷摸索着起身问阿黄：“有人过渡吗？”阿黄答：“汪汪汪！”憨爷猛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憨爷飞奔了出去，只见汹涌的河面上一叶小舟被巨浪掀翻，好几个女人在水里挣扎。憨爷很奇怪，那些女人呼喊救命的声音好像在喊他：“憨爷！憨爷！”扑通一声，又扑通一声，憨爷和狗先后跃进了水里。憨爷见头发就抓，见衣服就扯，憨爷不知道自己竟然有那么大的力量将五个女人全部救上了岸。当憨爷拽着第五个女人水草一样的长发，游到对岸时，就晕了过去。

憨爷醒来时，风停了，雨住了，阿黄正用一对黑亮亮的眼睛定定地瞅着他。那畜牲见他醒来，激动得摇头摆尾直往憨爷的脸上凑怀里钻。“哎！老伙计！”憨爷抬手顺了一下狗毛茸茸的脑袋说，“你要是个人就好了。”憨爷突然惊叫了起来。几个女人白生生的脸就在这时凑到了憨爷的眼前，她们嘘寒问暖向憨爷吹送狐仙似的迷人的气息。憨爷从没有这么近地看过女人，他发现女人们的脸由于受过惊吓而飞满了红霞。憨爷有些醉了，差点儿伸出手去摸那红润的女人的脸，但船工憨爷最终晕头晕脑地站了起来。“过渡吗？”憨爷问，“你们要过渡吗？”

这些来自上河遥远村庄的女人们没有立即离开，她们把憨爷那间简陋的瓦屋收拾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给憨爷洗衣服做可口的饭菜。许多人都说，老船工憨爷交上了桃花运。

令他们吃惊的是，憨爷那几日根本就没有回屋，晚上就蜷睡在船仓里。女人们在憨爷的屋里住了一天两天三天，第三天，她们在憨爷的介绍下搭乘一条过路船消失在蒙蒙的河雾里。

憨子，真是憨子！许多人都在憨爷背后议论憨爷的傻。

这一天，许多要过渡的人，一起站在河边喊：“憨爷，过渡了！”这次却无人应声。只见憨爷的大黄狗在船仓里对着岸边嘶嘶地哀鸣。人们后来发现憨爷去了。憨爷半躺在船仓里，双手握着橹，看样子是要做一次



远行。

憨爷死后，阿黄在空旷的河滩上徘徊了好些天，最终在憨爷的坟前被几个馋嘴的人设法套住了。听说阿黄后来是被红烧着吃的，吃过那锅红烧狗肉的人对其肉质很不满意，他们都使劲地摇着头说：“太难吃了，那只狗肉太难吃了。”

青年眷诚

讲完几个发生在身边的碎片般的故事后，我又想起了一个有点儿久远的历史旧事，它也和路有关。

晨阳如火，霞蔚浸流。数不清的鱼艚轻舢在江面上穿梭如织，码头上缎庄布行、染坊烛铺等大大小小的招牌鳞次栉比，福州这座东南锁匙仍然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祥和景象。

一艘木质大船静静地停泊在马尾港边，高耸的桅杆上旗帜随风飞扬，明黄色的旗面上一个鲜红的“龙”字，有如血染。旗下，一个青年手持望远镜沉静地眺望远方。远处，几艘铁甲巨舰正劈开巨浪来回游戈，甲板上的水兵手持枪炮操演，如塔的铁炮已撕开炮衣，斗大的炮口无所顾忌地刺来刺去，霸气纵横。

青年剑眉紧蹙，冲一旁的副将道：“迅速报告张大人，敌军已做好进攻准备，此战在所难免。”兵士匆匆而去。

这时江面上银山翻滚，潮声如吼。

“眷诚，情况怎么样？”一个中年军官急匆匆地走过来问。

“大人，”青年摇了摇头道，“您看敌军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战事一触即发。”中年军官接过望远镜，眺望了一阵后脸色倏地阴沉起来。

“退潮在即，我军船头全部靠内，如果此时敌军攻击，我军必遭重创，望大人早作布置！”青年拱手禀道。

中年军官刀眉一拧，捏住望远镜，似乎在下决心。

一个兵士从下面噤噤地跑上来禀告：“闽浙总督何璟大人、船政大臣何如璋大人、福建巡抚张兆栋大人和福州将军穆图善大人联名传令，福州水师必须在军港待命，不得起锚，随意移动……”兵士吞吞吐吐。

“还有什么？”中年军官气咻咻地喝问。

“不可擅自开火，否则，虽胜亦斩。”兵士鼓足勇气禀道。

“天！”青年沉痛地拍了拍围栏，仰头长叹。中年军官苦笑了一阵，喟然道：“眷诚，你我为朝廷当差，还是谨守朝命吧。”言罢甩袖回舱。

此时水面上浮起一层薄薄的水雾，一群海鸟在云水间翻飞。青年伫立船舷，望着沉沉的天空，一言不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他想，现在已经是19世纪，美利坚已经生产出了推动力超过两百吨的内燃机了，而这里还在用木船。他感觉自己现在的样子，很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那个堂·吉珂德，滑稽可笑！

青年再次举起望远镜眺望远方，突然发现前面敌军旗舰“伏尔泰”号上的三色旗在缓缓降落。心头蓦然一惊，一种不祥的预感漫上全身。军舰上降国旗，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主帅牺牲哀悼，二是战斗即将打响。他立刻转身下令：“解缆起锚，准备战斗！”

兵士们疑惑地问：“这样做，万一坏了朝廷求和的大事怎么办？”

“出了事我一人承担！”青年喝令，“立即行动。”

正说着，一发炮弹已呼啸而至，船上的桅杆应声而折，龙旗被炮火撕裂坠入大海。轰！轰！敌舰的炮弹如乌鸦一样密集飞来，港内两艘木壳军舰随即起火，最后不甘心地沉入了水底。

“瞄准敌军旗舰开炮！”青年厉声下令。

“轰！”大清国南洋水师旗舰“扬武”号终于率先射出了愤怒的一炮，这一炮准确地击中了法军旗舰“伏尔泰”号，当场击毙法军六名。敌军旗舰摇了摇，缓缓驶出了战斗区。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舰船匆忙剪断缆绳起锚应战，但为时已晚。仅约30分钟的短暂炮战，港口内11艘舰艇除两艘驶向上游搁浅外，全被击沉，伤亡700余人，中国南洋水师全军覆没。

“大人，我们败了！”一个水兵上前泣道。

“不，非战而败！”一行热泪终于滚出了青年詹天佑的眼角。

时，1884年8月23日。

127年后，中国第一艘航母缓缓驶出了茫茫大海。



林家染坊

早春的清晨，娘开门出来抬头望天的时候，就看见了大庙山的山顶上飘着彩霞。霞光很灿烂地弥漫着，几乎盖了整个大庙山的山头。

一队百灵斜斜地飞过山梁上茂密的乌柏树林，落在古庙前的千年柏树和紫荆树上。娘一下子乐了：“好天呀！”娘的脸在霞光的映衬下显得无比娇媚。

娘准备上山进香。

—

吃过饭，娘便领着柱儿上山。

寺庙距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四五里的样子。但山路崎岖，一进一出就绕了路程，要走上一阵。轿子只能停在山门前，人得拾级而上。

时届立春，来往的香客很多。娘一袭淡蓝色的旗袍，袍面上缀着点点闲散的碎花，外面套一件胭脂色的夹衫，头上绾着碧螺髻，斜斜地插了一支凤钗。娘所经之处掠过一股细微的棉布的清香，许多闲人吁吁地议论。几位上了年岁的妇人眼光热切地和娘搭话，娘就站住和她们打了招呼。有妇人伸手小心摸捏一下娘身上的罗裙，啧啧称赞：“倒是染坊家的太太，衣服像云像花的。”也有人惊叹：“好漂亮呀！”但这样的赞叹就令人弄不懂，不知是在惊叹衣服，还是在惊叹穿衣服的人。娘微笑着从那些人中间迤迤而过。

佛殿前，一位身着灰布禅衣的和尚，正在案前诵经，额前亮闪闪的是早晨清澈的阳光。木鱼清脆的笃笃声像一些春鸟在庙堂的上空盘旋。和尚对于周围的一切茫然无顾。娘在那里上香。娘精巧细致的手拈起三根香，然后拢齐香头对准供桌上的烛心点燃，趁火尚未熄灭，在空中迅速地划过，明灭的火烬仿佛美丽的流星在透明的天光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娘

将香小心地插向香炉，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当燃烧的香签刚没入松软的香灰中时，嚓！断为两截。娘没有在意，又补了三根香，插向香炉。恰在这时，有一些灰白稀松的东西从天而降，落在娘的手上——鸟粪！娘的手像触电一样，猛地一颤，娘就捏住半截香签，在炉前怔怔地发呆。娘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心里咕咚一下，有了一些说不出的惶恐。

和尚这时停下来，定定地看着娘。娘的脸色在那一刻有些苍白和恍惚，隐隐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她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娘嗫嚅着问：“师父，能躲得开吗？”

“阿弥陀佛，因果轮回没有人能绕开。”和尚转过身说，“施主珍重吧。”说罢双目一合，木鱼声又起。

娘想再问点儿什么，可清越的木鱼声，一下一下把她的勇气就全敲击掉了。

娘俯身向功德箱里丢了一枚碎银，然后快快地退出了佛殿。娘想会发生什么事呢？大爷在这一两天就要从省府购靛回来了。孩子嘛，娘望了一眼柱儿，柱儿正拿着一根树枝，在庭中的水池前笑嘻嘻地逗鱼，无疑是健康活泼的。家里的生意也非常好，可以说顺风顺水。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娘就这样满腹狐疑地下了山。也许仅仅是一次误会。娘想。

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不是一场误会。

夜里，天就有些变。倒春寒的风从染坊后面的河谷里，呼呼地刮起来，飞沙闭月。

娘坐在厅堂里听管家汇报一天的账务，小红姐站在一旁伺茶。厅堂紧闭的窗户上不住地传来尘沙扑扑拍打的声音。

啪！外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坠地而碎。小红姐推门出去察看。一会儿闪回来禀告：“太太！不好了，您摆在窗台上的金丝兰倒了。”

娘微微一怔，说：“倒就倒了，明儿换个盆栽吧。”

许是玩儿累了，柱儿已在小床上入了梦。狗蜷卧在小主人身边，一会儿埋头静卧，一会儿又举头警惕地向窗外瞅瞅，莫名地沉吟两下。柱儿梦见爹回来了，爹的手里拿着一个漂亮活泼的小猴朝他走来，小猴在爹手里